

# 旱作平原的花藝先鋒

## 黃金崑先生訪問紀錄

訪問時間	2018年8月22日 上午9時30分至11時30分 2019年4月10日 下午2時00分至2時50分
訪問地點	雲林縣元長鄉五塊村 聖奉宮
使用語言	臺語
訪問人	曾品滄、康培德、陳淑容、蕭慧岑
記錄	陳淑容

## 黃金崑

1964年生，雲林元長人，曾經擔任五塊村聖奉宮爐主，目前經營合和花品中心兼任元長鄉農會會員代表。1987年退伍後，先後任職於元長工業區、嘉義的食品與雜誌公司，並利用下班時間學習花藝設計。1995年返鄉，是五塊村花卉種植先鋒。之後他又在嘉義技術學院夜間部進修，學習植物組織培養和繁殖技術。黃金崑先生擁有豐富的農村生活、農事實務經驗，熟稔地方大小事，對地方源流、農業政策、農村發展等議題，均有獨特見解。



黃金崑先生，攝於合和花品中心

## 一 祖先源流與地方信仰

我是1964年11月25日出生在元長的五塊村。我是在地人，家族從阿公搬來這裡已經是第三代。父母生有6個孩子，我是家中老么，有3個姊姊，2個哥哥。大哥本來住臺中，1996年後返鄉工作；二姊嫁到只有一條溪之隔的四湖鄉溪底村，溪底是通往東勢鄉牛埔頭的必經之路；三姊嫁到嘉義水上，而我大姊則嫁到最遠的臺北。我阿公叫黃聞，他以前寄居在聖奉宮<sup>1</sup>過去一點的地方。後來等到經濟能力變好，娶了來自潭西的童養媳——也就是我的阿嬤，再以半寄居的形式搬到蔡秋桐故居附近。阿嬤嫁過來後又過了一段時間，他們搬到了我們現在住的中土路一帶，當時我3歲。

因為我查過我們家族的戶政資料，所以比較知道家族的世代傳承。我的祖公可能是從臺南搬來的，資料上說阿祖他們本來住在東勢鄉嘉隆村，而嘉隆村在改制前的舊地名叫牛埔頭，我們黃家就是從那邊遷過來的。早期東勢牛埔頭一帶的黃姓人家很多，大家或許都是同宗，之所以斷了聯繫，可能是因為早期生活苦，為了求生存，只好各自出外打拚，宗族也就這樣散開了。尤其經過了日本時代晚期，因為戰爭的關係，男丁大量被徵召去南洋當兵，更是切斷了宗親間的聯繫。

---

1 聖奉宮：1994年完工，為五塊村民的信仰中心。主殿奉祀蘇府千歲，以及康、趙府元帥。該廟慶典為每年農曆三月十六日的趙府元帥聖誕，相傳1945年蘇府千歲出巡至五塊寮時附身顯靈，因而被迎入村人吳對的祖厝供奉。吳對有感於神威顯赫，便於1948年設壇於廟宇現址，1991年吳對再籌款建廟。（邱清麗等，《花生的故鄉：元長鄉》，雲林：雲林縣政府，2002年，頁36）

五塊村和東勢相距不遠，兩者淵源頗深。兩地隔著一條虎尾溪，以前只有簡單的便橋連接兩地。要到1976年前後地方政府建橋，交通才變得比較方便。五塊村的蔡姓，如蔡秋桐家族就是從崙背鄉的梧魁村搬遷過來。梧魁村舊名五塊村，後來因為雅化而取諧音為「梧魁」。這些事情都是我1998年前後剛回鄉時出於興趣去追查的，算算這也是20年前的事了。

至於我們村裡的信仰中心聖奉宮，廟的主神是蘇府王爺。據耆老吳對先生說，早期蘇府王爺為了解決一件靈異事件而來到我們村莊。事情解決後，沒想到祂就此定居在箔仔寮的村民吳仁德家中。照理說，應該是比較早被村民供奉的康元帥、趙元帥坐廟的主位，但因為聖奉宮能成功建廟是蘇府王爺「發威」<sup>2</sup>成功；再加上乩首起乩，康元帥表示從清朝至今未能發威完成蓋廟，便婉拒坐大位。於是，後來在村長的建議下，決定請蘇王爺、康元帥、趙元帥擲筊，誰的筊比較多就坐大位。聽說當天擲完都是平筊，村長只好再請16個鄰長都下場擲筊，沒想到結果又是平筊。最後，是乩首反映，請玉皇大帝下旨，蘇府千歲多一筊才因此坐上主位。

不過為了表示3位神明地位相當，我們廟裡的牌匾中間雖然是寫「蘇府千歲」，但也在旁邊掛了「康元帥」、「趙元帥」的牌匾。但坐了主位的蘇府王爺表示祂要配合庄裡自古以來的祭典，不願搶居，所以我們聖奉宮就維持了每年農曆三月十五日跟十六日的廟會祭典。至於蘇府王爺的生日（農曆）四月十二日則由村民自由祭拜，或是廟方會

---

2 「發威」：所指意涵為若神明要建廟，祂會護佑信徒得到財源，好籌措建廟資金。比如蓋聖奉宮的工程費是就在蘇府王爺發威下完成建廟。而神明跟人民是透過乩首，也就是乩童來溝通。

請戲班來演戲，這是我們聖奉宮比較特別的地方。告訴我這個故事的耆老吳對先生現在已經往生了。

另外，(農曆)十月我們聖奉宮會迎請馬鳴山(bé-bêng-soa<sup>n</sup>)鎮安宮的五年千歲王爺，這其實也是靠海幾處鄉鎮的地方大事。包括元長、東勢、褒忠、臺西、四湖以及嘉義縣的布袋、東石、六腳等靠海邊村庄，這一帶的每個村庄每5年都會迎請一次五年千歲。五年千歲王爺有12尊，祂們有12個兄弟，每一次的輪值都會恭請一位王爺。比如上次是迎請盧府，下次就會換請另一位。從五塊村走近路到馬鳴山差不多是8公里，但我們有一條固定的刈香「香路」。香路是古早就走的路線，會繞比較遠一點。這個祭典雖然名義上是每5年舉辦一次，但扣掉前後的籌備期，實際上只相隔了4年。這是我們地方最大的祭典，家家戶戶都會在農曆十月初七到初十這4天殺豬宰羊以示慶祝，特別是初九的「運庄」最熱鬧。

整個流程是初七恭請五年千歲，初八去朝天宮請媽祖，初九運庄，初十送神。而所謂的「運庄」<sup>3</sup>則是把請來的媽祖、五年千歲和蘇府王爺、康元帥、趙元帥用轎子抬進村子，繞行每家每戶，所以運庄時我們都是走小路，這才是真正的「運庄」，也是祭典非常特別的部分。運庄那一天我們的工作人員清晨5點就要出門，因為得趕在下午3點前入廟門。由於庄境很廣，再加上又是逐戶逐戶去繞，整個行程走下來很累。最近一次的「運庄」是在今年(2018)農曆十月九日。

運庄是項大祭典，所以也要收丁錢，而且收丁錢的方式也跟一般小祭典不一樣。平常的小祭典可能1丁收100元，但這種5年一次的祭典丁錢就要經過玉皇大帝爐主、五年千歲爐主跟天上聖母的3個爐

---

3 「運庄」：「巡庄」的變音。

主開會討論。假設今年4天的祭典預算總共是100萬元，他們就要號(hō, 做標記)現有人口的丁數，按比例去算1丁約要撿(khioh, 收)多少錢。若丁錢算起來太高，就要添「園丁」。所謂「園丁」就是根據家戶擁有的土地量，每5分地算1丁。以此類推，所以1甲當(tong, 約1公頃)就算2丁，1.5公頃算3丁，而不到5分地的也算1丁，不到1甲當就算2丁這樣。另外，若家裡有一台四輪車，也算1丁。不過現在收丁錢比較自由隨性，不然以前村長都會去每家每戶核對有無繳清，現在就是爐主派助理去收錢，由戶主自由決定要出幾丁的丁錢。有家裡明明十幾口人卻只出兩丁錢的，但也有人會多出丁錢，至於這3位爐主則是擲筊選出來的。此外，每年中元節(農曆)七月十五日廟方會先請戲班來演一齣布袋戲，主要是在祭祀好兄弟(孤魂野鬼)。



圖一 出示聖奉宮丁錢名單的黃金崑先生

至於一般小祭典的丁錢，收費方式也是採用自由繳納，但幾乎每戶人家都會繳，現在是由我去負責收錢。有些人家裡只有兩個人，不過他覺得兩丁太少，他就會簽500元的丁錢；也有一戶人交20丁的丁錢，但其實真正住這邊的大概只有10個人。這些道教習俗是我們民間信仰當中，考量農民百姓生活困苦，透過第六界的神明，讓百姓覺得信神、寄付就能獲得保佑。就像基督徒信奉基督教而做禮拜的意思相近。民間喜歡說添丁發財，因為早期農業社會重男輕女，百姓會添丁就是為了生兒子，特別是女兒多的人家更喜歡添丁，希望家裡能多出男丁，這在閩南的習俗裡頭很常見。

我本身從2000年前後開始幫忙廟務，在2001年正式加入廟的管理委員會。因為我喜歡和長輩聊天，透過聊天過程中得知了不少村裡以前的故事，像是以前祭典會搭建臨時壇於中土路底的三角地帶，抽中爐主的人要把神明請回家奉祀，一年後再把神明請出來。等聖奉宮建廟落成後，祭壇就被遷到聖奉宮內了。搭建臨時壇的地方平日是賣菜的市集，很熱鬧，本來有一間籤仔店，但現在也收起來了。

---

## 二 從出外打拼到返鄉做農

我在1987年退伍。因為我們家的田地只有一甲多，我父親認為我留在家務農太浪費，所以我退伍後就去了剛開設沒多久的元長工業區（1987年11月）當技術操作員。我在那邊的工作時間不長，只待到過完年，之後我就改去嘉義市學習商業經營，直到1995年返鄉從事花卉栽種。



我離開元長工業區後，一開始先在味全食品公司的嘉義分公司當助理外務，待遇蠻好的。但因為我們家世代務農，我父親不識字，我認為如果我從商的話，未來可能會更有發展，而且或許能改善家裡的經濟狀況。所以，我便抱持著學習商場的交易交際、商業經營模式跟管理制度的想法，轉而進入雜誌公司銷售雜誌。我賣過《天下》、《卓越》、《遠見》、《第一家庭》、《黨》、《儂儂》等，其中《第一家庭》已經停刊。

另一方面，當時也因為我本身對花有興趣，想要自己開花店賺錢，所以1988年後我利用晚上下班後的閒暇時間去學習這項技術。花藝這行業在當時的國內剛起步，課堂中只有我一個年輕男生，其他人都是貴婦級的，她們看到我都嚇一跳，但其實這也不稀奇。

就像我們庄裡的廚師，他也是先到臺南市去學做料理，大家都是去都市學技藝。這位廚師現在就住在聖奉宮旁，他年紀比我小，大概四十多歲。他只接婚喪喜慶的辦桌，除了我們庄裡的生意以外，也會接外地的生意。他們是屬於合義碾米廠的吳合義公族，他的爸爸以前也做料理，所以他算第二代。我從小在合義碾米廠周邊玩，看著人們把米送去那邊挨(e, 碾)。那棟碾米廠很美，後來我們的社區發展協會也爭取到一筆整修經費。但是整修後，原來的推式木窗被改成鋁門窗，我覺得有點奇怪，而且新架設的支架的安全性也更該被考量。如果要開放入內參觀，我覺得這是應該要注意的地方。

再說回我學習花藝技術的事。我的花藝課持續到1990年，一共學了兩年多。上課時間是週間晚上7點到9點，一個禮拜一堂。我記得一學期的課平均下來一堂課的學費是300元，而花材費則是每堂500元。這樣的學費即使跟現在比起來還是算貴，在當時和我一起上課的都是貴婦人，她們打扮得漂漂亮亮，只有我穿得土里土氣(lok-



sông-lok-sông)。也幸好當時的物價指數沒有那麼高，我從在味全食品公司轉任雜誌行銷公司，月收入大概都有1萬5,000元上下。1989、1990年那時候的基本底薪才1萬元，很低，特別是行銷公司的待遇普遍不高，只能靠拚獎金賺錢，賣越多獎金越高。像味全公司除了1萬5,000元的底薪，還有一些獎金。我最高的紀錄是領到兩萬三千多元，因為那個月銷售特別好。另外碰到選舉也會拉抬業績，因為選舉時候鄉下流行送味素，會讓業績上揚，領到的獎金就多。而我在雜誌行銷公司上班時，底薪加上業績獎金，賣最好時也能領超過2萬5,000元。

在嘉義待了幾年，考量我父親年紀大，加上大哥也外出工作了，我便決定返鄉務農。1995年回來後，我除了從事花藝，同時也兼作農作，因為我希望能照顧長輩的生活。

## 三 農事經驗與農業政策

### (一) 元長鄉花卉種植先鋒

我種過許多農作物，覺得不好賺後才改種花。但是一塊田也不能固定種同一樣東西，必須要輪作才能隔離病蟲害。像現在五塊村有人種洋桔梗，他們種完一批洋桔梗就改種小黃瓜，利用間作的方式減少病菌和蟲害，這些作物都是種在隧道式的溫室中。

我剛返鄉時，在本地種花的農人可以說是絕無僅有。一開始先嘗試栽種劍蘭、滿天星，受到許多農民訕笑，但當我接著種向日葵時，

隔壁園的人就跟著我種。當時拍賣市場是屬於自由制，不是固定價格收購，我種的時候因為有很多人跟著種，整體價格就便宜了；但當我鄰居收成的時候，因為先前價格不好、很少人種，他有賺到錢，反而是我沒賺到錢。後來他看我種什麼就跟著種，但是像滿天星的栽種技術門檻比較高，他沒辦法依樣自己種，他就改種了小黃瓜。

我之所以會種劍蘭，是因為我在跑農會時，認識雲林大埤鄉農會的推廣股股長，他建議我種劍蘭。劍蘭雖然好種，但當時種的人少，只有田尾（彰化縣田尾鄉）種比較多。當時的劍蘭主要靠外銷，光是大埤鄉，單單劍蘭就有好幾個產銷班，全部外銷日本，收益很好。他們以契作方式，收購固定規格的劍蘭，按支計價。另外，占成本最重的種子則由貿易商提供，農會幫忙解決了種子問題，農民只要支付管理的錢就可以降低成本，大大刺激了農民的種植意願。而所謂的契作指的是，比如90公分以上的花才會收，低於這個長度農會就不收。至於固定收購價格會事先講好，比如90到100公分是一支3元，100到120公分是一支是4元。當時日本人對我們的劍蘭讚譽有加，因此我先去大埤學，學成後再回鄉自己種。

1998年到2000年，我又去讀嘉義技術學院<sup>4</sup>的夜間部，學習有關組織培養跟植物的繁殖技術，常常白天工作，晚上讀書，讀了3年。

---

4 嘉義技術學院：前身為1919年創立的臺灣公立嘉義農林學校，1945年11月易名為臺灣省立嘉義農業職業學校，1964年升格改制為五年制的臺灣省立嘉義農業專業學校。1981年7月改隸中央，校名訂為國立嘉義農業專科學校；1997年7月升格改制為國立嘉義技術學院。2000年2月，又與國立嘉義師範學院整合為國立嘉義大學。（國立嘉義大學官方網站：關於嘉大一本校簡史，2019年5月15日下載，[https://www.ncyu.edu.tw/NewSite/content.aspx?site\\_content\\_sn=8353](https://www.ncyu.edu.tw/NewSite/content.aspx?site_content_sn=8353)）又黃金崑先生就學期間正好歷經該校由國立嘉義農業專科學校改制為國立嘉義技術學院的過渡期。

因為不能翹課，也不能缺席，考試什麼都必須按照步驟來，非常累。我當時主修園藝類植物的繁殖技術，那時候對切花類比較沒興趣，也因此園藝類植物的嫁接、扦插我都會。快畢業前，我還學習了要如何移植園藝樹，讓移植的大樹更容易存活，這些技術在當時很少人學。至於目前，我則專門從事花藝設計和會場佈置，繁殖的部分因為人手不夠就沒有做。

除了劍蘭，像花藝設計界的包裝媒材滿天星，不但能包裝花束也可以透過染色技術有各種顏色變化。滿天星的染色是開花以後才做，這是嘉義大學園藝系的老師開發的技術。但「講破不值三仙錢」（kóng-phòà-m̄-tat-sa<sup>n</sup>-sián-chî<sup>n</sup>，很多訣竅講出來就不值錢），其原理就是透過藥水讓它吸而染色。現在這樣的染色技術不只運用在滿天星，包括菊花、百合、玫瑰都能染。染色技術不但讓花的顏色變多樣，同時兼具防腐、防凋萎等效果，特別是防凋萎還得注意不能太潮濕，太潮濕花與梗會分離。而滿天星的市場價格收購方式也比較特別，它不是算枝，而是按重量收購，而且還要按照國際規格採收後要去除葉子，每4兩包成一束後，再以重量計價。不管染色前後都是同樣的收購方式。但在花店買的話，就會是按枝計價，花店他們就是賺這個價差。至於種植上，滿天星不用電照。滿天星若能種到70公分就很好了，至於國內用的差不多是在30到50公分之間，這是因為國內市場沒有規格的要求，只有不要太離譜，短到太誇張，在50公分左右的程度都能被接受。

現在種花的收入比種落花生更好。像這陣子的雜糧作物、經濟作物幾乎崩盤，相對花的影響是最低的。我現在做花店，每天去大盤商那裡批花，都還維持不錯的價位。種花的收益好不好涉及花種的成本和收穫量，比如菊花，需要有燈光照射的成本，用燈去照菊的作用是

要讓菊花植株沒有休息時間、持續生長，菊花不斷抽高就不會開花。比如說我今天要90公分的植株，等它長到我要的高度後，我就會把燈關掉讓它開花，這樣我就可以開始採收，但在採收之前就要一直維持電照。又或者是像密集式栽種的洋桔梗，如果比較會顧，收穫量就比較多，一支植株可以剪到差不多三、四支。

但由於元長附近沒有花卉拍賣市場，所以我的花要送到彰化的田尾、臺中、臺北，或者南部的臺南、高雄去拍賣，每天都要跑。花卉拍賣市場是獨立市，全部都賣花，拍賣方式則採自由喊價。比如今天買了這把滿天星，若前一天A級的成交價是一把100元，那明天起標價會降兩成，就從80元賣起來。步驟是花商開始喊，由最高價成交，通常買的人都是花卉大盤商。不過若是外銷，在長度跟規格上都有固定的規範，如果不符合規定就只能銷國內市場。雖然國內的市場沒有規定，只要是花幾乎都會有人買，但畢竟是自由市場，若產量過多也不一定賣得出去。以洋桔梗為例，它的外銷規格就是一支花要有一個或兩、三個花蕾(hoe-m̄)。

而洋桔梗若按產地價來說，國內的拍賣市場A級品大概是在一把10支約150元左右，B級品差不多在100元左右，C級品差不多80元。A級品要滿60公分以上，它有高度和尺寸的規格，C級品就很短。洋桔梗主要外銷日本、香港還有新加坡，但是現在新加坡已經不跟我們買，因為技術被中國大陸學去，訂單都跑到那裡，這是臺灣人打壞自己的行情，就像今年的香蕉價格。今年為什麼香蕉會那麼慘，除了種植過多之外，外銷也銷不出去，原因就是臺灣人去教海南島人種香蕉，說來都是自己害自己，不能怪別人。

再說回我種花與雜糧作物的差異。第一，花卉的生產期相對較短。比如說滿天星從種到收成，在夏季不用45天就可以剪第一支花，

而它的採收期大概是將近15天左右。第二，栽種面積。除了菊花，我們通常不會大面積種，像向日葵、滿天星跟劍蘭都是，因此每分地我們會分成3次種。比如一次種5壟，一個禮拜後再種5壟，再一個禮拜後再種5壟。這樣帶來的好處是方便管理，而且不需要太多的人力採收，因為第一個5壟在一個禮拜後長出來後，第二個5壟會再下一個禮拜採收，可以拉長採收期，不斷地有花卉出貨。第三，較能避開市場價格低迷的風險。如果第一次收成後遇到市場價格不理想，第二次收成時也許就能避開。因為是自由市場，價格其實是浮動的，不一定是3元，有可能喊到5元甚至10元。

而且種花的模式跟經濟作物也完全不一樣。經濟作物是用機器採收，可能一次就要種1甲地。種花耗費的人工比較多，可以說大部分是人工，因為花一大早就採收，所以得一早就出門。又如夏季要配合批發車來載花，所以最晚要在10點以前載到集貨場。這裡的花卉集貨場比較近的在新港；比較遠的就是斗南，包括北、中、南的批發商都會去那裡載。每一個拍賣市場都有一個代號，裝花的紙箱上也會印上供應商跟花農代號，拍賣完就會通知花農說賣了多少錢，再讓廠商直接把錢匯進去。花農不會煩惱領不到，也不用特別去領。另外，現在這裡還有殘貨制度，所謂的殘貨制度也就是說若花沒人買，大部分的花卉就當成廢棄物處理掉、丟掉。

種花雖然比較忙，但如果是單一作物就還好。有的農民若一次種兩、三樣的，光是包裝就會很忙。像這陣子的洋桔梗，盛產的時候光是包裝就要請兩、三個人去幫忙。因為現在人工很缺，所以都要動用關係，彼此互相幫忙。如果找很多人還是來不及包裝，就要先把花冰起來，隔天再出貨，不然做不來。若欠工的情況很嚴重，我們不只會換工，還會趁外籍勞工假日休假時另外請他們來幫忙。但這種情況在

2000年前後比較常見，目前花卉業請外籍移工的例子比較少，種蒜頭的案例比較多。

花卉產業在2000年以後比較沒落的原因是我們的農產品幾乎都靠外銷，花卉也是。之前說的洋桔梗如果沒有外銷，種這些花可以說是都烏有(ô-iu，全都沒有)。比如之前日本三一一大地震那年(2011)，他們沒向我們買花，那時的洋桔梗價格就便宜到一把批發價只賣60元。花農全都賠錢，因為光是苗栽一株成本就要8元。

新港那邊的洋桔梗產銷班有一個專門的生產合作社，因為跟日本訂定長期合約，所以他們比較不受到景氣的影響。他們的班長採用綜合式的方法，他在接受電視新聞採訪時也說，其辦法就是號召班員把花剪來，再由產銷班統一包裝。他對班員送來的花卉區分得很詳細，包括等級、每天包裝幾把等等，剩下的再讓花農寄國內賣，所有的紀錄都清楚詳細，這就是他們產銷班厲害的地方。因為以花卉來說，若只賣國內沒有外銷做不成，所以現在我們庄頭的花卉種植已經沒落。

## (二) 稻與蒜的收購政策

有關稻米政策，政府鼓勵種稻是三、四十年前的事，現在政府反而鼓勵農民不種稻。首要原因是會有超抽地下水的疑慮，因為缺乏灌溉用水，農民大多打地下水井補充水源。第二個原因則是臺灣加入WTO後，糧商的進口米跟之前公糧糧食收購政策下收購的米把儲備糧倉擠滿，米太多而銷不出去，乾脆就叫農民不要種稻。但這裡畢竟是全臺灣最好的農地之一，如果不生產米，會有糧食危機。地方公所也意識到這些問題，但是政府的政策一直變動。我在去年(2017)

當選農會會員代表，當時農糧署來宣導農民：「不要種稻，不要種什麼……」，我們才意會到政策的走向。

以前的公糧政策是種稻申報後會以保證價格收購，比如一村裡面有50甲種稻面積，政府會以固定比例收購公糧，其他再由農民自己想辦法賣。但是現在政府以市場機制回歸自由化為理由，反過來要取消收購公糧政策。

我認為這個政策會害了農民，因為從本地特產落花生事件來看，落花生取消契作後，賣相差的就沒人買，若生意人不來買，農民絕對吃虧，甚至運氣不好落花生還會出芽。

我研究過我們的稻米收成期，幾乎收割的時候都會遇到下雨，所以出芽的機會很高。但如果政府向農民收購稻米，公糧還是會照價收購出芽的稻。收購公糧的政策沒了，屆時這些稻米賣不出去，農民會欲哭無淚。最近農糧署來，我都跟官員反映說，一定要繼續收購公糧，不管多或少都要收購！穩定市場的基本盤價格，這就是實質上的照顧基層農民，而不是照顧糧商。因為若沒有公糧的基本收購價格，稻米的價錢就可能被生意人隨意喊：「我看你這個稻子這樣差，差不多每斤只有3元而已！」本來基本收購價格有8.5元，跟3元比起來，實在差很多。

慶幸的是目前稻米現在還維持一個基本的價格，沒有人會真的用3元去收，像今年基本盤是8.3元。公糧收購價讓一般販仔不敢削價，也能維持在公糧價格，好一點的甚至可以賣到9.5到9.8元，現在最近這一期降到8.3元已經不敢再降了，因為再下去農民就沒得賺，反之商人一定賺。

我們元長鄉區農會會員代表總共有43位，其中五塊村有兩位，我是去年才當選的，另一位是資深農會會員代表黃炎輝先生。農會會



員代表是依照村里的人口比例去分配，再開放給有意願的人來登記參選，類似一般的選舉，但是規模較小。會員代表沒有薪水，只有每年領一次開會出席費，唯一的好處就是每年會免費招待一次的旅遊。雖然聽起來並不是太好的缺，但若農民有問題他們都會先找村裡的農事小組長跟會員代表，因此這個位置是很重要。小組長跟會員代表負責的工作很不一樣，比如農會的肥料優待、農金補助、重要政策等都會找小組長，會員代表比較不參與。但是若要開會，像前一陣子農糧署來協調蒜頭的產量調節機制，就會由會員代表出席。

最近因為蒜頭事情鬧得很兇，農糧署來開了兩次會。主要是蒜價今年大跌，原因除了盛產就是因為進口太多。這次進口有智利跟埃及的，也因為南向政策進口了泰國的蒜頭。農會會員代表要幫忙反映這些問題，因為農民辛苦種的蒜頭要種七、八個月才能收成，農民投入的人力、物力費，每1分地的成本將近3萬元。如果產量好一定賺，但若像現在市面上收購的價格低於25元以下，農民絕對都虧本。今年吵曬乾後的蒜價能收到25元蠻難的，因為光是濕蒜的收成價就只有22元，後來還跌到剩15元。那時候就沒有農民要賣，因為怎麼賣都虧錢，所以農民就會想辦法把它曬乾，這樣可以存放久一點，等價格好再出手。

這些問題若沒辦法解決只好去反映，因為種蒜跟種稻都有一套申報的機制，比如說下一季要種稻米，農會就廣播：「有種稻的要來申報，要來登記你家的生產面積多少。」種蒜也是都要申報。我今年種一甲多蒜頭種，每一戶都要來報，這個機制做得很好。但是我最近去開會的時候，就起來跟官員反映，因為農民覺得乖乖配合政府的政策申報種多少，但政府卻進口那麼多來打自己；甚至還有農民起來擲(tng)桌。我們認為收購價格不好，是被進口政策打亂的。

### (三) 落花生種植、加工與產銷

除了蒜頭，落花生產銷也有同樣的問題。落花生是在地特產，可以做榨油、泡茶配的花生莢 (ngeh)，花生糖等加工。市面上做花生麵筋、牛奶花生這些食品罐頭的，絕大部分都用進口花生，因為兩者成本差太多，生意人為了賺錢一般也不可能用成本高的落花生。農民也很聰明，如果他覺得價錢不划算，就會把落花生送去給人加工、代工，再自己賣，庄裡已經很多戶都這樣。因為落花生便宜，他們覺得賣給生意人不划算，就自己送到加工廠，代工後就包裝成袋，所以臺北有很多人下來這裡批發去賣，因為很划算。其實全臺灣對落花生的需求頗大，就算在地全都投入生產種植也不夠。但若政府能在基本措施上有所作為，像是可以將進口期與本地的生產期錯開，比如落花生的收成季前後頂多約一個月，政府可以這個月不要進口，後面再進。這樣不就可以救農民嗎？

可是政府都反其道而行。今年所有的農產品都很淒慘，蔬菜、花卉、水果都是，因為今年沒颱風侵襲，所有的蔬果都大出（盛產）。像龍眼，這裡家家戶戶都有，沒有人會買，但是在北部買1斤龍眼至少都要30元，中間的價差其實都是商人在賺。國內所有農業產銷制度都是由產地經過批發商再到加工業者，最後才到消費者的手上，這中間經過了3層。

所以我覺得農民選擇再加工這樣是好的，而且對他們來說也是有利的。好比說，本來我賣給商人可能每斤才賣22元，但是它加工後價格可以變5倍！雖然代工的人也要賺代工費用，但這樣對農民絕對划算。現在農民比較聰明，除了可以直接賣給商人外，也有一部分自己送代工、包裝，利用過年自己慢慢賣價錢會比較高，我們村裡現在

有很多農民都這樣做。農民需要自己尋求出路，像最近蒜頭吵得這麼兇，我們也會跟農糧署說，希望高官可以考慮農民的生計。

目前提到落花生主要製造成3種產品，分別是土豆莢、花生糖跟花生油。土豆莢是農民自己加工，在北部最貴大概賣到一包150元，這裡農會是賣120元，標準重量是500公克。土豆莢賣得很好，因為是屬於天然的一個產品，除了北部的人會來批上去賣，在地人也很愛。除此之外，落花生也可以加工成花生糖跟花生油，其中花生油的利潤最好，因為花生不用挑，比較醜的也能用，價錢也最好。

這裡的花生加工以土豆莢和花生糖為多。現在土豆莢是農會和農民契作，農民把生產的落花生交給農會。以前農會曾經直接委託給農民做，但現在收回來，原因是有農民不守規定，沒有篩選炒過的土豆莢，有人說因此買到出芽、臭香等壞掉的產品。但農會又說，農民可以掛自己的品牌賣，比如元長鄉總共有12個班的落花生產銷班，就以產銷班的名字出來賣。至於包裝也有各種不同重量，重量輕的售價就比較便宜。

落花生的產季有兩次，第一季在清明節後到5月這段時間。第二季是8月種，現在剛種下去的土豆苗才這麼大株，等會去造林那塊地的沿路就能看到，這次的採收季會是在中秋節前後，整個生長期約100天。因為我種過落花生、雜糧、稻米、西瓜還有玉米等，所以我對這些作物的生長都熟悉。



圖二 元長鄉農會出品的帶殼黑金剛落花生

我以前大多種油豆，最近才開始種了一部份的黑金剛。黑金剛這個品種好像是2001年前後才出來的，那時候農改場還有人說這個是染色的，因為它的膜仔是黑的，我們聽到就笑，講說這哪有可能，畢竟土豆是種在土底的，我們要怎麼去染色。黑金剛難種，管理要有真功夫，不是說誰都能隨便種。會種的人，可以有很好收成，像這個豆莢是有3顆仁的；若不會種的，1分地的收量就會減少很多。相對油豆就好種很多，因為油豆在病蟲害、肥料跟管理上都比較容易。

除此之外，拔(khau)土豆或是其他的工序幾乎都差不多，現在都用機械。土豆之所以比較不缺人工的原因，就在於耕種和收成現在都靠機械，連投藥也都是機械化，1甲地就不用半小時就結束。以前施用農藥是背著藥桶噴，現在可以用幫浦灑。土豆的農藥要用很多，因為它容易生蟲。我記得有一年的蟲害非常恐怖，土豆園和路上到處都是斜紋夜盜蟲，這些蟲蟲大軍一夜可以吃光6分地的葉子，電視新聞還有來採訪。我聽說，因為那一年是反聖嬰現象，再加上農藥的使用上沒有配合好，許多蛾蟲類就因為天氣的溫度高而加快了牠們的孵化速度，我們噴農藥的速度太慢，這才導致蟲害嚴重。現在這個狀況就比較少了。種土豆的過程中，算一算總共要噴5遍藥。第一遍是出芽的時候噴生長激素；第二遍是催花，催花是為了讓土豆比較好開花；第三遍是怕肥料用太快、土豆太會長，所以就要噴擋藤(tòng-tín)，作用是讓土豆不要一直往上長藤穢，而是保留養份，可以向下結果。最後就是再噴兩次綜合性的農藥以防止紅蜘蛛等蟲害。

除了種土豆，我不曾種過高粱或其他雜糧。以前我小時候曾經有人製作過蠶豆，那種吃的、加工的蠶豆。現在都沒有了，因為收成不好，價位也太低，早就沒人種。現在在北港街看到的蠶豆都是大陸進

口的，包括芝麻也是，因為臺南生產不夠，所以要從大陸進口。這裡現在也沒在種芝麻，要到臺南那邊才有。

我從小就要幫忙剝土豆，直到我國中畢業為止，我每天晚上都會邊看電視邊剝土豆。因為我們這裡人都種土豆，又請不到外面的人來上工，我們只能自己做。我記得當時我就是每個晚上一直剝、一直剝，一剝就是十幾袋。後來因為北港有人發明了碎殼機，我們才省去了這層功夫。另外，元長後來也有一家類似生產農具的店，他們有大量製作碎殼機。

這附近主要有3個土豆批發商，一個在北港溝皂，一個在子茂，元長庄也有一個，再來就是其他外縣市的，像是中北部也會有人來我們這邊收購。我聽說這裡的批發商買了之後也是送去中北部，像是榨油或是做花生糖一類的加工。以前我們這邊的農民會把土豆送去北港的油廠，比如新街那一帶很有名的竹子港土豆油，在1990年代的時候還有，不過現在已經拆掉了。就我所知，還有在榨油的只剩一家，他在北港慈濟聯絡處的斜對面，但是它的規模也變小了。不過他還有在做種仁，通常是好的撿起來做種仁，剩下的才拿來榨油。許多大間的榨油廠都收了，因為工錢現在來說不划算了。還能撐住的少數幾家，像土庫的源順油廠，他們以前也是做土豆油起家的，後來為了生存就轉型做調和油，賺到錢再改做觀光工廠。源順很厲害的地方就是多元經營、持續開發客戶做內銷，打入像主婦聯盟、里仁等市場。五塊村的農民雖然也曾想循著這個模式，但真正敢投入的人還是不多，因為成本蠻高，也不確定能否成功。

除了剝土豆，記得我七、八歲的時候還曾經拉過田菁皮，主要是要拉田菁的纖維做布袋。田菁長粗後，把它的皮剝下來，撕開後捆一整捆，浸水泡軟，之後加工廠就會來收購。那時候的田菁能長到一個

人、甚至一層樓高，不像現在做綠肥的田菁都很短。小時候我為了賺一點工錢，都會去做這種手工。另外，像我家對面人家以前還用機器編稻草草繩。他們會叫大家不要斬斷稻梗，採收後再用機械把3支稻草絞成草繩，拿來綁菜等農用，我對這項農作的加工印象很深刻。

至於哪一種土豆比較好吃，若是帶殼花生，我覺得黑金剛比較好吃，油豆就差一點。但是黑金剛榨沒油，純粹當零食或做花生糖可以，但它就不適合做麵筋或花生牛奶。帶殼花生的消耗最快，各地若有在泡茶、喝酒都會用帶殼花生當零嘴，因為加工容易而食用也方便，但因為黑金剛花生較難控管，農民的收成也比較不穩定。

我們這裡曾是薄荷油的大宗產地，我記得那約莫是1969到1976年之間的事。農民種了薄荷後，就由加工廠去採收，加工廠會先蒸煮薄荷，等榨了之後薄荷的水和油會分開，再以薄荷油的量去算錢，以公升計價，接著會有廠商去跟加工廠收購這些產品。不過，現在我們村裡完全找不到一點曾經種植過薄荷的痕跡了。

至於有沒有農夫去對岸投資，據我所知，我們聖奉宮廟後的落花生加工廠是唯一一家，他同時也是五塊村最早的落花生加工廠。不過他們現在已經沒有生產落花生。聽說老闆的兒子跑到中國經營過年過節吃的糖果加工，做得非常成功。

---

#### 四 良田變森林：談平地造林

我有一塊大概六分多的農地沒有種稻，而是配合國家政策進行平地造林。這個政策主要是由於六輕的關係，因為六輕的回饋金只



給麥寮、臺西鄉民，我們這些鄰近鄉鎮的居民明明也受到空污的影響，卻沒有辦法拿到回饋金。於是，臺塑就配合雲林縣政府，提供回饋金，鼓勵鄉鎮的農民造林。當時縣政府的造林政策是若20年內這一區的造林面積不做任何更動，政府就會提撥獎勵金。獎勵金的算法是前10年政府出一半，臺塑六輕出一半，後10年則由政府出。比如說，我前10年領的補助款是每分地由政府 and 臺塑每年各補助1萬3,000元，後10年就只有政府補助（每分地）1萬3,000元。而且20年後植栽的樹也交由地主自行處理，可以說是一整年不必做什麼就能領一筆錢，20年以後賣樹還能再賺一筆。

這個政策只有雲林縣虎尾鎮以西到海邊的鄉鎮才有，山區像古坑種樹就沒有這項福利。因為有造林獎勵金，再加上我大哥對農作也不太感興趣，我想說與其荒廢養草，不如搭配政策從事造林，而且種樹也比較不用管理，只要管好雜草，把小苗顧差不多一個多月就能讓它們自己生長。之後就只要做修剪跟砍除的動作，確保樹不會擋到鄰近田地的農作物就可以。

樹苗的選擇方式有兩種，一是依照林務局編列樹種的名單自己去買這幾種樹苗；另一是由林務局配給。當時我選擇由林務局配給，所以在配發之前也不知道會配到什麼樹，因為它列了將近100種的樹苗。結果我被分配到了印度紫檀、烏心石跟做肥皂的無患子這3種耐種又高價值的樹種，我覺得自己運氣很好，雖然領樹苗時得去到比較遠的南投林務局去載種苗。之所以會跑那麼遠是因為附近都沒有樹苗。林內、斗南跟彰化雖然都有林務局的工作站，但都缺苗，我就跑到竹山附近的南投林務局，因為是我第一次去，問了好久才找到。

我種樹的地方在信義國小北方比較靠近北邊東勢月眉村附近，差不多有6分地，從2010年開始種到今年已經邁入第八年。當初每分地



被分配到150棵，所以總共分配了900棵樹，扣除這幾年颱風、風災的耗損，目前為止應該都有超過700棵以上，現在樹都長大了。那塊地從我阿公留下來到今天，剛好是三代。現在這些樹夠大，目前只需要剪修，很容易照顧。收益的話，每年大概有十五、六萬元左右。因為我分配到的都是高經濟價值的樹種，所以其實是個不錯的決定。比如烏心石價格昂貴，要種到很粗要好幾十年的時間，很不容易，而我的烏心石長得還可以。所以當初他們配給我這些樹種時候就覺得蠻好的，因為像我斜對面的田就分配到白千層，白千層的價錢差很多。

我們隔壁有一區，他聽人家說種羅漢松很好，就自己去買羅漢松的樹苗。當時羅漢松的苗很貴，成本極高，結果當他種下去以後就後悔了。不是不好種，因為羅漢松長得慢，還要整修才有好價位，但為時已晚。十幾年前很多人鼓勵種羅漢松，因為那時候中國正缺，大家就搶種。羅漢松的好處是，即使它長到很大棵，把根上的土壤洗掉，可符合出口的苗木不能帶土的規定，再用水草包一包，送到中國還會活，這個在園藝的處理技術上是沒有問題的，當時大陸人很喜歡，甚至還缺貨。因此大家一窩蜂栽進去，目前光是雲林縣羅漢松的栽種數就高達到70萬株，我認為因為數量太多沒有經濟效益，15年以後這些羅漢松大概會變成只能種好看，挖起來還沒地方賣。

造林政策剛出來的時候大家不敢投入，我2010年底去辦理的時候沒什麼人申請，2011年突然之間人數暴增，因為大家發覺平地造林很好賺。如果把樹顧好，20年後一棵樹賣上萬元都有可能，根本是穩賺的生意。我算是運氣好，有申請到。之後我聽說因為這項政策讓蘇治芬縣長受到批評，所以政策在2011年就停止了。蘇治芬縣長當時會被批評是因為臺灣的農地本來就不多，造林政策會讓農民把很多好的農地拿去造林，影響農業發展。



圖三 黃金崑先生的平地造林

## 五 五塊村的日常生活

五塊村生產稻米，所以以前的早餐就是吃稀飯配菜。儘管現在大家仍舊因為作農得早起，但現代人通常都是直接到街上買現成的，比如三明治，或是豆漿、饅頭跟包子。1990年代以前這裡還蠻熱鬧的，當時若早上來，在這條路另一頭還有一個小小市集。小市集賣人們去批回來的魚；也有賣菜的，甚至有時候還會有人賣衣服跟鞋。早餐的話，以前有一位老人家，他的自製豆漿生意特別好，常常從他家推出來準備到菜市場賣的時候，沿路就賣光了。另外，有一位住在箔仔寮

的農民，之前是信義國小的校工，他會自己做豆漿、饅頭來賣。這兩位老人家往生以後就沒有這樣的早餐了，這是我從小吃到高中的早餐，一直到1984年去當兵，退伍回來後就沒有了，只好改吃跟外面的人專門批來賣的早餐。

若我的記憶沒錯，這個市集大概是從1989年以後就沒有了，因為我1987、1988年回來時還有一、兩攤，後來很多村民開始自己騎摩托車去外面買東西，因為載來這裡賣的東西不符合所需。生意人覺得來這裡賣也不划算，就慢慢少來，到後來乾脆不來。至於夜市的話這裡也沒有，如果大家要去逛夜市就要去元長，時間是每個禮拜二另外北港那裡也有夜市。這裡的農民如果有空就是打麻雀，小賭，再來就是三、五個人相聚喝酒，比如村民就會在聖奉宮這邊小酌。

這裡現在連菜車都沒有了，以前還有，久久會聽到菜車出來喊：「某某人來這裡賣菜，有需要的人嗎？」庄裡都會廣播，放送給村民說要買菜的出來買，現在也沒了。而我們庄裡的**籩**仔店因為負責人年紀也大了，再加上他的孩子都沒住在這裡，所以他們就乾脆不做了；從3間變成1間，剩下來的那間是村長的太太在經營。另外，遠一點的箔仔寮也還有間**籩**仔店仍在經營，但也只剩老人家顧店而已。其他的**籩**仔店都收了。以前我小時候若要買東西都不用騎摩托車，腳踏車遛一下，不管要買什麼一定能在這3間**籩**仔店買到，但現在就都得去到外面街上買了。

現在我們買菜的地方有幾處。勤勞一點，會騎大概3.5公里的摩托車去元長菜市場；也會有人會去東勢厝，那裡也有傳統市場，但是比較遠，距離這邊6公里。褒忠離這裡比較近，差不多4.5公里，比東勢厝近，但是褒忠傳統市場東西的種類沒有那麼多。虎尾的話更遠，大概不大會特別去。但也有人會開車去北港武財神旁邊的傳統市場。會出去買的人都是去逛傳統市場，不會特別去逛大賣場，因為這

附近就有大賣場，比如全聯東勢有一家、褒忠也有一家。而元長也有一家省錢超市，它裡面有賣蔬果、魚什麼都有。

本地目前還面臨的嚴重問題就是人口流失。以老人來說，這裡的獨居老人現在變少了，因為這兩、三年來往生的老人家太多了。像有一位99歲的老人家他曾經去過南洋當兵、回來後又在五塊村生活，參與很多在地的的工作，生活經歷非常豐富，但去年也往生了。長者往生，但年輕人都跑到外地工作，回流的很少。這裡雖然是農村，但青農真的不多，要找到30歲種田的人都很難。至於長輩外出的交通方式，他們大部分都騎摩托車，通常油門催了就走；如果真的行動比較不方便的就會改騎電動車，這些人就慢慢托(thuh，支撐，引申為緩慢行動之意)到目的地。

除了人口老化和青年外流，少子化也很嚴重，例如現在信義國小全校大概只有26位學生，裡面有三分之一的母親是外籍配偶，今年的畢業生只有一個。因為年輕人都到外縣市像臺北等地工作，小孩讀完幼稚園就跟著轉學離開。比如說今年畢業這一個，6年前入學時總共有6個小朋友，都是五塊村的，但陸續轉學，最後只剩一個畢業。這些問題蠻嚴重的，連帶使得以前還有的市場也沒辦法維持。

人口老化、流失衍生的是醫療資源不足。早期這裡還有衛生所群體醫療體系，後來都收起來，因為衛生所也請不到醫生。現在每個禮拜四有一位陳光峰醫師會來這邊做門診，他的私人診所在元長元南路，聽說之前是在潭西村。陳醫師來五塊村已經10年，從來沒有中斷過。他每次會跟健保局申請偏遠地區的醫療服務，我們也很信任他，所以如果沒有很重大的特殊疾病，都會等著讓他看診。聽說陳醫師是彰化人，他從早期衛生所群體醫療中心時代就來這裡駐診。後來因為地方衛生所的醫生工作繁重，醫生不願意進駐，所以群體醫療中

心就收起來，只剩下陳醫師願意來看診。不過如果是比較嚴重的病，我們就會去鄰近的北港媽祖醫院、太保的華濟醫院；再來就是要跑太保跟朴子中間的朴子長庚醫院。現在比較多人去朴子長庚看病，也有人會去大林的慈濟醫院。華濟醫院已經停業了，不然早年我們不是去北媽就是去華濟，就這兩間而已。

另一方面，也由於本地年輕人多外出工作，老人家吃東西就會有問題。這裡的元長鄉老人會有共餐。除了假日，上班日都有，一餐好像是30元左右。以前差不多十一點多就會有專人送到廟這裡，有訂的人會來領，後來因為訂的人數比較少就沒繼續。上個月社區發展協會去跟縣政府申請創立長青食堂，但是否核准得要看老人家的比例，比例高的話申請通過的機率就提高。

共餐活動對老人來說真的比較方便，他們也不會覺得不好意思，因為陪伴跟吃都能兼顧。我舉一個例子，為什麼我們會在2015年12月25日成立五塊村老人會？村長說成立目的是因為庄裡的老人很多，以前每次都要辦聚餐都要跑去元長老人會，但老人家「愛食胡蠅自己哈」(ài chiah hô-sîn ka-kí hap，凡事要自己做)，得自行解決交通問題。村長覺得既然庄裡老人家這麼多，不如庄裡成立一個老人會，一樣按照老人會的模式，辦理聚餐、聯誼、旅遊，讓庄裡的老人不用跑那麼遠。

雖然村長對這些事務都很熱心，也有一些想法，但一個困擾是他跟社區協會想法不同，這是一個比較政治性的議題，後來兩邊就各做各的。現在因為中央單位把資源都放到社區發展協會，認為他們在地方的建設比村里辦公室還直接，與農民或村民也較有互動，因此社區發展協會要申請的資源還比村辦公室更多。比如長青食堂後來就完全

撥給社區發展協會負責。另外，政府還鼓勵社區協會去申請經費，籌設一些社區活動，變成現在各村里社區協會很活躍。

## 六 蔡秋桐先生印象

我記得李泗濱在1983年左右來到我們五塊村當村幹事，那時候蔡秋桐先生還在。當時蔡先生他常常跑到我就讀的信義國小，再加上他習慣一早起床後會沿著村庄散步一圈，他每天都會步行經過我家，所以我到現在都還記得他。蔡秋桐先生是地方蠻資深的一位前輩，非常關心地方事務。他改變村裡一些民俗信仰與祭典，特別是本來庄裡的祭典不是固定在農曆三月十五日 and 十六日，是農曆三月份要拜兩次，四月廿二日跟五月都要拜一次，這樣一年至少都要拜三次。後來秋桐先生認為所有村民都要出去作穡，大家難賺食，他就建議減少祭拜的次數，改革的過程上當然也透過擲筊。因為以前我們拜的就是康元帥、趙元帥等，這些他們遠從(中國)大陸請來的神明，他就改成統一在農曆三月十六日做祭典，後來也固定下來了。另外農曆七月本來不是只在十五日拜拜，是月初拜一次、月中拜一次、月底再拜一次。他認為一整個月大家都很忙，還要花時間在拜拜，就把月初和月底的祭典移到月中。

現在的信義國小校地以前是我們庄裡的墓地，會改設成學校則是地方自治實施時，蔡秋桐先生聽說要創立學府，便把他家的地、也就是現在學校操場前的空地捐出來。為了設國小，他請族人協助將墓區裡的墳墓都遷走，墓地就和和潭東、潭西村的土葬區合在一起。



而聖奉宮前庭附近的公共浴池跟聖奉宮、社區發展協會、活動中心，以及後方的土豆工廠，那一大片地在以前其實是一個窟仔（khut-á，窪地）。在我小時候那個窟仔還在，大家很愛去那邊抓魚。後來是為了建廟，才把它圍起來一部分。到了1985、1986年後，那片窟仔慢慢整個被填平。那塊地本來屬於國有財產，因為由蔡甫五兄弟（蔡秋桐先生的兒子）所承租，所以他們享有優先承購權。後來社區發展協會跟文建會申請專案，向國有財產局取得使用權，所以現在那塊地就交由五塊社區發展協會管理、使用。那個窟仔是池塘，可以抓魚，早期池塘的使用權屬於蔡家，但因為是死水，只能抓魚，不像潭西保安府前的大水池是活水，能夠洗澡跟洗衣服。在窟仔還沒被圍起來前，我們五塊村很少淹水；它被填平後，只要下大雨這裡就變得容易積水，我們這才知道原來它其實還有滯洪池的功用。

以前廟前設有十多間公共浴池，這也是蔡秋桐先生倡議興建的。那時候因為各村里大家都作糶，蔡先生認為大家下田後沾得全身都是泥土，要大家洗過澡再回家。早期不是每家每戶都有洗浴設施，連古井也不是所有人家家裡都有，所以他才提議要建公共浴池。我們這裡的古井都是用水搨仔（chúi-hiap-á，手壓式汲水泵浦）打水，而不是用抽的。在以前，有古井的人家都是大的公族，像蔡秋桐家族很早就有古井。附近沒有井的人家都會去他家打水，他們也不會排斥。我認為這是因為以前的人有鄰居情感，覺得大家都是「厝邊隔壁」，互相體諒。

蔡先生的家族故居那邊可能還有古井，那棟建築是1955年蓋好的，從我小時候到現在都沒有多大改變，唯一差別是後來社區發展協會在他們家門前做了一些文創設施，想要吸引外地人前往參觀。但是因為他們的家屬還住在那邊，所以我都會跟去參觀的人說，進去看時



一定要注意時間，要尊重人家的作息。不像合義碾米廠，因為那邊現在已經沒住人也沒營業，什麼時間想去看都沒關係。

## 七 回顧與展望

早期的農村生活是很困苦的，雖然每個家庭幾乎都有養雞、鴨、鵝，但只有在年節祭典時才會殺雞殺豬來慶祝。平時想要吃一塊豬肉很難，所以我小時候最期待神明生日，因為可以吃到肉。以前鄉下很貧窮，連養的雞鴨死掉，大家還是照樣煮來吃。現在年輕人如果看到雞死掉，會擔心有沒有傳染病，然後就立刻把牠丟掉。這在以前是絕對不可能發生的。像我小時候就是吃曬在地上的番薯簽長大的，以前我們把番薯削簽曬乾，要吃的時候再泡水煮來吃。我的孩子都不相信我以前是吃那個長大的，他們連新鮮的地瓜都不吃，更何況是乾巴巴的番薯簽。

時代不同了，像五塊村以前很貧窮，我們這一輩雖然開始實施國民義務教育，但因為普遍家裡的經濟不好，以前的人小孩生的又多，所以還是有人國小畢業後沒辦法繼續升學讀國中，只好去工作、去當學徒賺錢。現在我們的社會變得很好，經濟開放、民主自由，各種物質生活都很好，但若提到願景我會比較悲觀。我覺得我們所有的農產業都會逐漸萎靡。

農村除了產業萎靡，「沒有人」也是問題，這是全臺灣的發展隱憂。因為人口出生比例過低，未來農保、勞保可能都很難持續。再來，農耕技術如何傳承也必須被考慮，像我們種稻，從整地、播種、

管理、施肥，聽老師傅說了兩、三遍不一定還能學起來。雖然專業學者可以透過文字記錄，但實際做起來是很不一樣的，因為這其中牽涉到氣候、時間等種種問題。像今年（2018）因為氣候、溫差特別大而稻熱病流行，很多地方的稻子都得病。稻熱病又叫稻子的癌症，若沒適當投藥，一旦擴散會整片沒得收成。現在農會除了宣傳投藥，農委會也針對這種稻病提供藥品補助。

也因為這樣，我現在都跟自己的孩子說，農村的願景就是要努力生小孩，不然以後沒人種稻給我們吃。我的孩子畢業後先在臺南實習一年，待遇是2萬2,000元，轉成正職後雖然有2萬6,000元，但扣掉房租、生活費後也剩沒多少錢。所以他自己考慮後，決定回來跟我學花藝。這份工作不僅要懂得買花、配花、針對客戶需求去做花藝安排，還要結合技術跟美感，而且會有很多狀況得克服，一年的時間也不見得能學成出師。可能因為這樣，我的孩子覺得這是一份有技術性、不容易被取代的工作，才願意和我一起。